

續
古
文
辭
類
纂

雜記類六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會滌笙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卷二十九

咸豐八年七月團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湖
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
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
團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
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
別墅前日聽濤眺雨之軒後日芸芍齋齋後傅以小亭曰
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口梅鵲池西
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
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
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
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

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菴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
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
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
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
驍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
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
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
將困窘若拘囚羣疑眾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
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祿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
異卉旖旎嗽瑤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
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舉
感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眾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
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做一生之力擲

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士不得則鬱鬱以死者甯皆
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
戚一至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
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
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
其凡焉

曾滌塗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
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
月敵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
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
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
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

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
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
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
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
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
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
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
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
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
戰歿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
卒 朝廷命和春爲 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
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
以圍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

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成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眾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

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
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千里孤
軍轉鬪累月不歸饋餉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
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
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
闕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
分兵救浙不能遽反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
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
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
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
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
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
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

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眾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駁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旣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

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會滌塗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而顏蕉萃諸將枯精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旣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甃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之初始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

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洑洲中
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
門高橋門七寶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
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
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
年正月彭毓桶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
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殞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
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
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
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慙
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
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避者之可憫也毓
桶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

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藥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
而半殫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
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
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
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蠹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檣
楸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夢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
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
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
劬如故雖槍傷輔頰血清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
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
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
圍去後率眾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
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

輩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銅城關之賊遂借
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太定劇賊益衰然我題死者亦不可
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
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
生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
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
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
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
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竝進稱
曰此軍經營安慶蕪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
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利南援蕪湖太平
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 國恩封賞進秩而死者
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

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 制曰
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
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市厯三載楹棟瓦撓牆宇
殷墜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邊豆
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
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珍
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
縱師東討非秘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吳昊天
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
沴厲乘之積醜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
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
獲醜擒王寵賁冥漠千禩馨香新廟孔赫彝尊將將 天

子之錫烈士之光

曾滌笙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
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
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
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
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
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見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
成法東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
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
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
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
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

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

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

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旣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

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蕪

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閒由江還鄂

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閒羅李湘勇之名

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啓江暨

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

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閒先後徂謝而

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庠不足

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

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歿

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

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績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基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旗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崧山追逐擒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澠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

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
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
鼓動。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
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
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
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
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
顧。特由是眾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
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截大亂。非拙
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靡安。昭忠
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尙不乏人。能常葆
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
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曾滌笙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燾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表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破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眾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

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堞未攀駢屍山積或連
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劍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泖洲
之役攻勦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喟歎於公庭歛泣於私舍
父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
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
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
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
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
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
其狀者况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
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
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
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扭於所習

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况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倣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天忠臣謀國。百折不同。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顯已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儻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林然起敬。又因雜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

數篇皆經世大文。信史實蹟。讀之足以開拓豪傑心胸。

其光氣燭天地貫日月而求初

吳子序得一齋記

嗇者與博者衡誰贏乎博者贏乎哉市者與居者競誰贏乎居者贏乎哉與市而博諸抑居而嗇諸今夫五都之肆百貨壑焉寶有犀珠蠙貝之珍用有粟葛丹漆之饒產莫能物也種莫能區也吾一從而居其土宜別其苦良不亦矜乎故吾儻然自爲得也然而列座者方專其去留高下在心莫可取求然後知吾之未始得也彼固儻然自爲得也然而有力者過焉傾囊而準其估輦而逝耳然後知彼之仍未始得也夫有力者得之矣然而瞽得章繡聾得鈞球禿得簪笄兀得鞞履涉海得策術適燕得帆楫雖奇巧麗飾值以千億曾不如工之有缺斤農之有曲耒也然後知其得而未始得也故知之莫如據之據之莫如藏之藏

之莫如利用之利用之斯得之矣吾宗繼之以顏氏子得一之義名其齋居夫顏氏之所謂一未易言得也繼之之意特以戒夫市而博者故余爲達其志如此

龍翰臣大岡埤團練公局記

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法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武則鄉民聚而爲社如宋時定州有弓箭社近日廣東禦夷各鄉亦分立爲社至廣西盜賊蓋起各府州縣官吏薦紳先生率其鄉之所屬日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鎮關市始有公局之設睦姻任卹之風一變而爲功利戰鬪古所謂觀於鄉者其若是耶雖然時之所至雖聖賢不能執古道以繩民唯豪傑有爲之士能因時之所宜以求合乎古夫以廣西之盜

蔓延數十州縣芽孽乎十年之前一發而不可治今天子憫吾民疾苦徵兵數千里外轉餉數百萬顧其力能及於盜之所至而盜之所不至而將勦者與其既去將復來者則必恃民之自爲捍禦而團練之事急焉獨吾邑地當省會盜警緩於他邑可以措理裕如顧其事之實與不實用之必有效或無效者則以董事之人爲斷故團練公月之設徧乎一縣唯大岡埠之在邑南者以唐文堯心先生得名方事之初起先生於其鄉設公所聚眾期會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長有序人知師律無譁於鄉大吏游賞爲哨團最先生益奮志督勸親執枹鼓家之子弟咸編入伍入是用和盜賊益稀蓋必如先生之爲團練然後緩急乃爲有用必盡如先生之團練然後各鄉之公局乃不虛設會先生之嗣吾友仲實來乞爲文因書此貽之吾嘗與仲

實言今之團練名爲寓兵於農而多失古意異日風俗之
害將不可究如先生爲之又何其善也此卽因而復講讓
修睦之風而進以讀法講武鄉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難焉
書之以復於先生其亦不能無蜡賓之戚也咸豐元年歲
次辛亥仲冬月同邑龍啓瑞記

龍翰臣病說。

客有患鬱溼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偃然
而息日飯三鬴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
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闔焉醫者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
之不知所出輟吾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歎曰
吁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是特飲食
寒熱之爲患也而豐而食焉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
之能蠱也埃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槁而形焚而心終

日博博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做也疾何與焉夫
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
散則亡是以吸糟之夫卧之顛崖之側而不墮者其神全
也嬖媿之子遇猛虎則斬三尺之莛以殿之虎猶不害何
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爾日以病
爲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盍朝作而于于夜瞑而
遽遽無懷無惟以甯子居疾其庶有瘳乎客曰善將從子
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孫子餘說虎。

同年彭君申甫爲余言長沙之北有地曰青山兩山夾峙
中爲穹谷 國初兵燹之後人煙稀少林木山翳獸蹄鳥
迹交錯其間其祖君奇翁年十二晚自塾歸家人迹牛未
得翁獨往虎出撲翁仆張叻向之翁仰與語曰吾分爲爾

食食我不然舍我虎躍起大吼竟去里人以爲奇故呼之曰君奇余曰昔歸震川書郭義官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豢之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戎狄禽獸無所不同其言郭翁畜虎甚馴禱雨立應然平日爲人誠樸無異術嗚呼此宜虎之爲所畜也申甫則又曰翁亦仁厚人也人據其田聽之其人落魄又以其田強翁售翁始終無一辭人笑之翁曰彼固人也視虎奚若吾能與虎語不能與人語者吾性不好競也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古之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於人乎如翁之所以爲人雖日遇虎何傷游斯世者可以知所處矣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雜記類七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澧湖者水反入爲澧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澧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卽岳陽也寺今尙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問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複其上

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卧宿逾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增大之云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燬矣道上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廓厯歲克成以余之風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稽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

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意遠詞高

吳南屏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

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
端舟入金碧偕者三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
數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聞上人指
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
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
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
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閒乎因舉
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
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
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
數百閒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
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鑿火光岳州
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滄溟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

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嘴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嘴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吳南屏遊大雲山記。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真武神甚靈遠近走禱者屢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蓋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

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霜天幸晴，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圻觀之，過案山，山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澗行，路漸高，潮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峰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

十不啻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曰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于道士之宮。憩焉。遂陟乎大雲之峰。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鵝鶴升壇。而指麾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洲草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峰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攢劔如劔。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嗜。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峰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峰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

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頓撼苦足肚痛至鵬灣灣有小潭
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螿小邱臨
潭上可亭前往時略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
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
犬牙入也明日至蒿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
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
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
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峰崖
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近
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吳南屏聽雨樓記。

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而山村鳴
集非有平皋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復無岩竇

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湊密兒童雞犬之
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
娛者蓋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
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擬之或張圖
畫壁閒坐臥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
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
北則雲峰疊起數十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無以
發露之耳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
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做一日余弟雲松指其西
隅草屋數間廡傭所居者曰此可卽而爲也用力不大勞
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爲
門向山閒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
長竟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花木略具而房樓

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材落附近之墟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度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願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記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

吳南屏寬樂廬記。

人之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何適而不得而苟必如其意欲而後安則一身雖微常窮天下而不足夫一身之所有生

則容膝臥則容席此爲地至少矣而人之情常欲有移易於東西左右之間以取適於目前俄頃之變厭故而卽新望彼而置此故富貴者之處其身雖極宮室臺榭燕息遊觀之樂乃其侈心未嘗不思更有所營作謀畫之不能以已而窮欄卑宇之士常悵然自恨不得如其志盡其外之廣狹雖殊其中之弗寬者一也余之老友郭建枋自其少壯時卽有灑然之志不爲祿利學家計粗足卽不訾問亦不遠出獨好遨遊近鄉山水時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或累月不歸余年及冠卽喜與之遊嘗借寓城南及至其家久留亦數數來余家山館共晨夕言笑不倦然彼時以爲建林雖性通少滯亦會其身之所遇便自散逸而然耳及其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旋以大水漂沒其田生產日薄其廬舍歲歲爲水所浸蕩牆壁穿壞皆盡乃去

之半里許高地爲土屋三間以居余每念往昔遊處憫然
相爲歎息閒過其居徹陋特甚而灑掃自潔雖老矣貌不
加瘠言笑風味如曩時也今年春余又過之以其久不至
余家邀之來於是君年七十有一肩輿三十里復造余山
館勗余故居空於兵火惟此書館僅存謂余曰此與吾舍
之壞於水者何異且吾今居人謂不堪吾甚宜之室小而
面南冬陽便以暴前有柳甚大有陰夏月足以涼也至於
左盼連峰右矚大湖氣象闊遠吾坐而皆得之予爲文詞
雅可讀蓋爲思所以名吾居而記之以文吾日覽之以助
吾樂不亦可乎余曰予之居甚隘而接於耳目者則甚大
矣抑未足言也予之心何其寬爾乎詩曰考槃在澗碩人
之寤言其人之心甚寬不必其室也又曰獨寐寤言永矢
弗諼言樂甚也請今壽子爲寬樂以而題子居爲寬樂之

廬叟喜而愛之。吾舍居燬，未能卽復，願以與叟相視爲優。而余意似有不足者。若叟賢哉，其有以示我矣。呂仙亭亦燬於兵，近有道人稍修復一二，而家弟退菴爲九江樓於君山，實從前未有之觀。余頃遊而記之，寬樂叟今健能步行，至四五里當復爲寓，遊乎其無乃樂此廬而不暇一往也。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蘓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欲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歡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

山水乃徧遊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人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

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上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

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閣

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曉敘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

京師者盛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薊泉

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薊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薊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

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乎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薊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間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吳南屏書義猴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爲子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躡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遂死將躍入水猴

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
自辦棺斂物餘錢數串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
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猴掩戶出走至
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奉女開籠取衣抓
土出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棺將蓋猴躍入棺中伏屍
足旁叱驅之不去眾異之卽謂猴曰汝豈欲從汝主人死
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
號復躍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聖賢言人
之性善異於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
者且有大善雜書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
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
獨以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
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泣也况乎禽獸之於人而有

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吳南屏雜說

三首
錄二

藥生於山而求藥者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偽以亂真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良而入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唯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偽之矣嗟夫藥不可得良也而唯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余曩歸自都下顧羸以行過同行者曰子之轅羸弗良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好憚艱

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文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阪。羸遽伏地。馱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羸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羸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阻。雨驟未滯。而羸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吳南屏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泚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

稍異掣之得鮪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
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閒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
者自方午腹餓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
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
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指別塘求釣處逮暮
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此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
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
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
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
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从未得魚者也其幸
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
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
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

卷三十一
十一
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也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管小異書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靜屏居清涼寺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爲賊所執僧給賊曰是吾廟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我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搦其喉僧給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我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爲之時也盍變計從我乎君大罵曰我所以困躓者爲不肯變計諧俗也况肯變計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

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齒於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其屍於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囚榜賊首於門爲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秀才立功爲尤難此記所謂以義爲利者也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

箴銘類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王悔生座右箴二首錄一

古人有言惟口戕口豈惟戕口惟心之莠如戈如矛如江河流豈不快意尙不可以休或瞰諸幽或貽之羞嗚呼誰尤

姚春木枳庵銘

子厚說車次山惡圓古之君子周旋折旋父子一堂詩書千載摸床曲几吾志弗改大方無圭大廉無隅與爲詭隨甯守我枳

曾滌筮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薰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

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劄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尙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

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
彼紛不紛馳驚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
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
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改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識字百厯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折閱
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
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
走

吳南屏唐子方方伯夢硯齋銘

歲丙午友人毛君西垣客於陝西按察使貴陽唐公所書

來告曰唐公以才能受知天子自縣令累擢至監司然未嘗一爲俗吏所爲其所交識皆天下賢士所愛而稱者必磊落奇偉之行尤甚好文章前年在京師徧屬京師之能詩者題辭其家夢硯之圖唐公雅善余詩是以見容甚隆禮焉今又以吾言知子勤爲古文將欲藉文於子子今方在憂他日當許爲之其冬西垣歸詣余具道唐公之意余曰夢硯者何也曰曩者唐公隨侍其尊府公官廣東時也入廣州市中遇貨硯者視其刻雪聲堂硯也蓋明忠臣順惠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其銘識可考按云唐公厚直得之大喜而其時尊府公方自清遠得代稍後來廣州唐公捧硯拜告之尊府公矍然曰異哉吾昨者來也夢一丈夫古冠佩者登吾舟揖而言曰有物屬留君家善護之吾驚而覺大疑怪之乃此也耶丈夫豈非陳公平乎吾

猶憶其形貌頎然而聲情甚偉唐公於是命工圖之而以名於其齋曰夢硯之齋以與海內士大夫題記贊詠其事以益彰陳公之烈蓋三十年於茲矣余曰若此乎信可異而稱也夫我國家之初明之故臣尙扶其礎孽疇嘔保恃嶺海之間陳公驟起鄉閭捐家室誓徒旅頭鋒飲血其軍最爲雄健矣而肇慶廣州骨肉相禍陳公力奉永明名分尤順天兵卽誅以死完節可謂無憾今二百年雖遺物之僅存如是硯者英魂壯靈未嘗不赫然與之俱而唐公於此尤能歛想其風烈發揮傳頌之無已所以扶立名教砥礪天下學士誠有謂哉今年唐公布政湖北以書通問於敏樹而屬文益勤敏樹不敢辭則謹述其所與毛君言者而爲其齋之銘以獻於公其辭曰

晝入此齋日烈而霜惟硯石之英夜入此齋燭跋而光惟

硯石之芒屨嗟陳公氣大剛耿耿不死天南鄉人汗吾硯
夢授唐非此主者誰發揚忠賢百代扶世綱我銘此齋意
孔長

吳南屏石君硯銘

石君余硯也昔在辛卯之歲與亡弟牛圃讀書嶽麓以錢
三萬取之友人家硯體甚巨形製古異無他文飾惟池旁
有停雲館三字驗其刻未工蓋謬爲文待詔家物以炫售
者然硯故良石也牛圃喜學書余以硯屬之頗貴之未肯
輕用及亡余痛此硯遂廢無事命工稍鑄治之摩去舊刻
常供之案閒一日久雨始晴日光照書室硯在蓋下噴沸
有聲怪而啓之清水盈溢以此益知其尤愈寶愛之以姓
號之石君余旣無能遭遇發揚於世而文字日頗有名恐
遂抱硯爲庸人役故作爲是銘將求善工而刻之其背銘

曰

年可壽若老彭吾不以墨之汁而佐彼之觥行可贈若班
生吾不以毫之穎而聽彼之程匪墨之私匪毫之愛恐汗
吾石君之生平嗚呼石君兮吾與君銘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一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

四

頌贊類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二

姚姬傳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肱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曾持錢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爲之傳冊讀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爲傳已無以易之乃爲之贊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真性方見懿哉孝子割膺奉薦誠動鬼神危者安宴感事悲傷紀聞欣勸

姚姬傳甯化三賢像贊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黃登賢故副都御史黃登賢故副都御史黃登賢

辭夫

宋旣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僞或真聞三君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

嘗銘其宦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同軸日侍師親式穀
之慕雅言用邁瞻像匪違其道日新

姚姬傳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附錄

世奚治甯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瞻焉求賢賢
仁皇聖上自監司下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厲貪競偉時太
常持造土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黜絕干有當無侍升
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仁介惟休悼
病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攬
是贊詠

姚春木朱古愚翁真贊附錄先

古文百篇出九十翁許徵轅生禮保寶公翁家先世獨以
儒教中更多故編簡失考孤孫煒煒手其羸殘孔壁毋鑿
晏楹復完陽儒陰釋天德王道翁年八十抱此終老人心

至明勿蒙勿欺去其害馬觀此靈龜千聖一心同條共貫
八寶區區會何足算續應以唐上元二年尼真如得八寶
期韃維聞正學如日中天前有當湖後有止泉書非一家
人非一世我述斯言敬告來裔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井絡南山是穴是鄆天兵四臨北合
南逋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軍陝略斬虺搜狐死士百人
愛同肌膚攻堅截流歷賊如雛遂專閩鐵以訖天誅滑賊
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蝥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士崩岳礎
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忠謹不同 帝重公器封
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例公督陝甘子亦開府 恩榮
嶽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 天子歎嗟念其勤功與其耄
蟠稽首歸里 帝錫繁祉形在紫光美證加禮哀榮冠倫

可謂終始百戰如公以厲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間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與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

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哉！贊曰：

開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斂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莫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媿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淝。嗚呼！孝子今誰？子咎不子能，咎像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二

哀祭類一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姚姬傳祭張少詹會啟文。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彗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
鵬揚鬣驚龍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風雪
載途共以車征龜坼其膚寒關帷軫笑我擁袖懦婦稚嬰
省試罷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塘援衣出涕君爲禁臣彪芻
爛手裁觴朝脫暮誦士口盈走南北五躡一升來則授榻
行爲檢膝荒園廢寺挈攜交朋時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
踞罵酒悲沾膺人或駭厭君恬不僧齋不能飲君每代舉
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揀過或喜或頰嗚呼君往而孰
余成士氣之卑言廿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
辭成拔僑遂至詹事益持孤峻眾所顧畏索刺瘕疵 詔
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快羣

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儻去逸念君魁梧面
丹有渥終接櫓蠶晨宵商權鼎始告歸君在大梁靳世大
州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凶
問遠承將信終巨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芴不可
論既楚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甯久存甯在揚州君
柩歸里不牽其縵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尙饗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
日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
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
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
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森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泄澄潭
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可

勢趨不可利。昧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吳殿麟祭家蕙川文。

我初省席。設食留歡。含哺語我。爲子加餐。疾猶可爲。顧之。吾喜孰知。背面旬日而死。子之文章。具體吾師。灌歐沃蘇。獻其華滋。海內文儒。凡億千輩。子揮長戈。當者骨碎。方其壯時。睥睨公卿。奚爲晚歲。猶困諸生。旣虛祿位。還之子息。哭者盈庭。羣爲子戚。天有妖祥。人有極福。惟獨與貴不居。五六堯勳。舜業流電。浮雲文百斯男。頑聖難均。予獨惜君未躋下壽。立言未成。識子心疚。我之文章。子則知之。吁嗟已矣。疇慰予悲。

吳殿麟祭何生文。

古我紫陽角丈之地生偶游斯竟拔其萃喜萌於心挈朋
再至撼山醜河文豪以肆詰朝躍馬反我書堂云有微疾
慙尙洋洋天乎人乎一夕而亡父母弟昆隔數千里送子
長終無一親在豈無他親兄弟婚姻撫棺哭踊獨我一人
子歿吾館知子無怨我治子喪更復奚恨恨子將死我昏
不知言召醫來已不可爲視弟猶子顧至於斯自子來游
於今三歲炤炤修修高志敏事敬恭師長雍睦同儕人爭
我讓眾孰子乖日旦予興先眾省我華燈夜張偕眾隅坐
講道歌文常至月墮久台俄離云如何可自子奄逝眾各
還家空庭淡淡興雨韜霞側望子榻遺芳靜嘉詩書肆好
塵垢新加鳥鳴未歇桃李猶花恍惚覿者其殆子邪子少
猶苗如此弱脆矧我逾艾獨能久寄大賢有言妖壽不
朝未偷生夕可以斃我之哭子哀有殺時子長舍我無復

還期哀哉尙饗

姚姬傳曰刻至之語直到古人

王悔生祭海峰先生文

嗚呼韓歐氏歿文章不傳陵奪衰微遂七百年先生之生
接續攸會徂徂其聲嶽嶽其概古稱豪傑無符鑑與磅礪
鬱積山川之英縱其所爲剝經之旨爭雄闢奇旁及子史
張樂廣野鉤然而鳴濤蘊雲委如洪河傾未師詹詹識眇
矧陋譬萬石鐘以寸莛扣語以先正駭選無端反唇帖耳
奚怪其然吾鄉宗伯礪正持做一見而驚欽爲彝器謂我
儕輩曾無此人竭竭自豎百世其間歲在癸丑詔徵鴻博
鴻壁蚪珠陸離紛錯承明橐筆宜在斯時誰知蹇厄擯於
有司繼舉以經曰修三禮相國之力可拔而起在館未久
相國云歸僅一薦舉輒多背違朋試於鄉指屈可得跽咤

鄙夫深爲韜匿惟出惟處浮雲在霄嗚呼數奇百不一遭
既老而窮始官博士惟黔之山其水清駛百里來學生徒
滿宮文教所被于于向風旣焉歸休縱陽江上咫尺尋家
衡接檐向芟茅植樹有蕉有梧繁陰垂碧先生之廬門扉
畫扇藏書千卷丹鉛淋漓簡策都徧泊焉奚慕彈琴詠歌
視彼碌碌爲樂孰多凡厥歲時招呼僚友廣座高陳魚羔
醢酒後生魁俊接引維勤而於小子勉強尤肫篤論高言
諄諄訓誡沃我心靈開我盲聵始從艱阻得此夷途庶所
向往不誤其趨時時過從嚴操几杖私喜康強百年可望
豈知不見五日於斯凶耗遽至長與世辭嗚呼先生而竟
至此天不憖遺星隕山岵惟其著述炳燦巍峩雲漢昭垂
百祀不磨獨惜吾徒門牆落落頓失所瞻斯文何託憑棺
一慟匪哭其私噉詞薦酒心有餘悲嗚呼尙饗

張皋文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於京師與爲友景偁以兄事余旣數歲已而北面承贄請爲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決利之謂也先生不爲世俗之文又不爲世俗之人偁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爲師爲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銜焉而學則以爲狂且愚昔韓退之作師說毅然爲人師一世非笑之唯李翱張籍皇甫湜數人以爲然余之文質靡缺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於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白景偁遊公卿閒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頽頽也景偁之學拙於進而勇於取雖小物務旣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

改過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於京師年二十五其爲人長弟完好生而父兄偁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遂其學以無聞於後爲可惜也爲辭以哀之曰嗚呼偁耶羣黠驥以爲賢誰使興耶旣朝軻而夕顛又誰憎耶苟嗇其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於天而獨自以心爲雄耶才者之小年延於不肖者之恆耶浪泯於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偁耶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宋大論日蕪天鑿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利棟兌途灑流就東厥其緒者休甯之戴先生起歛並黻聯

佩戴君宏通眾流並派志脩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
約理積掉頭床廡盡與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梓宋榕
柄既固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抹是謂篤信一
義之發邇於睫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
多發源之傳岱華比峩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願
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機衡對策鑿坡聲震 殿廷 帝
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慎簡俊又翩然高蹈有逝若
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其
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
昧一言獲褒春風所嘘不遺薪蕘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既
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眾歧端策恐驂瞻途識
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機則
淪其清恢之拓之以崇以閎閱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

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酒
酣執手曰學實難費不知道繙其輓轡前賢後生氣求聲
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
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
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負慙此言匪
敢忘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炬燧庶幾籍湜果不畔
去恭聞易簣命簡作械寫不成章筆絕意慙嗚呼微言遂
絕於茲哭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
意曷敢以二尙羈塵鞅罔遂駿奔駘紳不親奠罍弗存南
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
鑒未知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

管異之祭檀巽齋明府文。

嗚呼自聖不作其傳爲經宋精漢博同炳日星降爲華藻

數乃奇零要之質備終藉丹青嗟時之人同知其故乃詆
通儒爲備爲霧芻狗詞章塵壙考據異首帖耳耽游是務
有美先生崛起高平鹿鳴五策薄海爲程既仕而躓天脫
羈纓鶴逸鴻飛大放其聲先生之書其種數十始取遺經
昌明綴緝次及見聞以哀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
獨造不循古先至其得意汪洋如淵惟今儒林得君已足
後世猶榮當時則感始縮印綬滇南瘴窟得罪長官終填
牢獄痛甚遺黎悲來舊僕遇赦而歸南危髮禿伊我幼稚
聞名有公頃歲相逢於大江東劉然長嘯風回蒼穹奮袂
而談天地爲空謂當執贄重仰山崇天不憚遺降君鞠囚
吁嗟人生會合非偶已矣何言願君不朽君身黃泉君名
北斗陷君者誰蠅營狗苟嗚呼哀哉尙饗

梅伯言陳石士先生祭文

○○○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聲言仲其私我初見公碁局
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
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懔然年丈造門致恭自此
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疏客譽我悵悵人或貌應公言愈深
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初入都騎路
顛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躐埕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
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文字萬過千主試
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鄰同臘共蜡
跳踉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衰借歡留五日朝盤
暮卮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
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閩中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
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腳插江開簾捲濤
萬馬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榭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聲

刁調惠山捨舟泉石鋏鋏杏山朱魚遊目分寫別徑過市
名園略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慙我騎危坐笑不從囊某
提局命擇幽做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別歸問書隨至
外孫遠來雜者愛壻於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
不訛時遭毋憂助勳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
壬辰之冬意滿莫敘歲除恩忽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
從謙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
執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爲文子知
我師就宜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
此則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昇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子
持我踰閭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呼哀哉
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搏搏之天博博之士骨肉以外恩自
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壽予見公入柩銜思述哀

惟其靈佑尙贊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哀祭類二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曾滌笙祭韓公祠文 8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喻願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祠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大地諸侯則社以祭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爲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不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

廟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復于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
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
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或
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
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莅官禮
部今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
而謂僅安侑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古所稱社公云者
亦以黷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誦法終身者也先
生嘗羨顏氏得聖人以爲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
子之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
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
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薌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習之
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則不敢須

史蹟故懼千大戾謹奉木主奠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爲
之詩歌使工歌以人聲冀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
庶爲歆鑒詩曰

皇頡造文萬物咸秩尼山纂經懸於星日衰周道溺踵以
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
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
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
民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
式憑濫廁秩宗載瞻祠宇師保如臨進退維樞位之不當
宣聖在旁太祀躋僖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帖敬奠
椒漿式告來葉

晉滌笙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岬之藥椽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

何。舉。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
萬。口。鬻。鬻。春。官。名。揭。如。霧。斯。標。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
苦。誦。自。瞑。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噓。口。吹。女。羽。毛。
紙。筆。樞。府。有。銘。如。刀。儕。輩。力。逐。一。虎。眾。猱。曹。司。一。終。稍。遷。
御。史。一。鳴。驚。天。墮。泥。滓。坎。坎。耶。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
昨。鼯。之。市。窮。鬼。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報。
枉。枯。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顧。有。棘。在。隄。
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
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洮。夷。所。躡。肉。阜。血。潭。出。入。賊。中。
百。憂。內。恢。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
大。叫。君。泗。余。哦。忽。瞳。兩。眸。曰。余。乃。頗。瀝。膽。相。要。斧。門。拮。鑽。
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
滔滔。淮。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煮。魚。大。噉。

字內兩贊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醜塵義
聞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冀我時譏評君曾不愠
我行西川來歸君逐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
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
眾痛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
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謂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
鋒稜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
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泐墜如糜以君教喚
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爵子一滴庶摠我悲

會滌笙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自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
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
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

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僞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
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
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
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
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
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
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
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
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詭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奔門相殘
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
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
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
中閒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神

攸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麥請以
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署磨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
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
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
日稱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衣惜惜喜極而悲涕
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
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坊置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
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
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堊厝
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
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
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
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斯

滿復出抵李君續竇迪菴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
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佛強悍深根之寇一
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歙黃安喋血皖中連
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
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
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府上竟以十月
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
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
皖北百勝之軍萃良狀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
吾弟適丁其危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習
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
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圖脫免
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巖崩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
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
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
千人百不一售彼麤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
維以嘲談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
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
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撼箠
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
弟後季父降服以禮而歲告闕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
伊李旣克潯陽雄師北邁剗潛剗桐羣舒是嘯豈謂一蹶
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壤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
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
卯慟抵昏西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

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
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予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
指老沉真白眉辰君謂弟愷侯生庚辰歲
午君謂溫甫生壬午歲老沉卽沉甫也

龍翰臣劉某雲哀辭。

道光二十有三年余因王君少鶴始識劉君某雲於京師
後二年少鶴游粵東瀕行語余曰君欲知學則必交劉子
某雲余因是與某雲爲密凡余有疑無不以問某雲有知
亦無不告今也某雲之學始於文字聲韻訓詁而因以求
羣經之義理細及於名物象數大則天文地理樂律兵制
歷代興衰治亂之故。本朝功德制作之全皆能舉之而
悉其數學之而通其義又皆折衷於孔孟程朱之理不爲
灑汗無紕之說蓋其深余有不及知者其能言者如此而
已去年余與某雲別京師今歲二月某雲乞假終養歸余

以試事在外不得見逮歸而某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卽來某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病其病則以讀書耗心神爲戒而又不能廢書歸則處置家事神日以瘁故其疾益深余之憂之也亦逾於在京師之疾比寓書一再不卽復後數日其家以書來而某雲死矣吁可痛哉其書勉余進德修業爲之彌憾及猶子世堉甚能嚮學屬余誨之使爲端士而巳不及其他夫余求友而始識君君學固幾於成而余之所恃以切劘者也而天遽奪之以去是豈唯君之不幸而余之不沒於蒙而能自拒者其誰望矣乎少鶴旣以疾留滯浙西將爲書告之先作辭以打

余哀其辭曰

夫何斯人之抗志兮信高世而寡傳學稅頰以日進兮業階閭以自修迹孔鄭而心濂洛兮用將化乎俗儔匪聲晚

之徒纒兮惟實事之是求懿闈門其備禮兮處戚鄰而遠
尤眇軀幹之六尺兮抱千載而爲憂步踔蹀如不及兮常
恐乎日月之我道余識君於壯歲兮始知徑涂之是趨羌
望塵而逐後兮何異夫驚馬與驕駟方策蹇於十駕兮君
忽反乎故邱吾離羣而獨處兮學有疑而誰諏朝聞道而
夕死兮君何憾乎蜉蝣有猶子能繼志兮婦又賢能潔羞
君雖歿而名立兮豈等夫生者之若浮不撫殯而哭墓兮
又無文以銘幽聊抒情於此詞兮永悲夫逝者之不可留
孫子餘凌豐叔哀辭。

善化之凌氏無仕者而豐叔特以才著聲自其爲諸生督
學使者無不賞異之南海吳公榮光開府湖南立枝經堂
以十三經諸史古文駢體騷賦詩試士士罕能兼通而豐
叔應之不窮豐叔少年美風儀善爲容余與偕試望之若

仙未幾以拔貢生人試京師高等用爲工部七品小京官
遂舉鄉試人謂豐叔自是決起行翔翔館閣開而豐叔亦
自負以爲富得意已而困於禮部而工部水衡窮作之司
百蟲所集用事者多貴游公卿子弟與夫突梯滑稽窳時
赴勢之士鮮衣怒馬氣勢煇赫坐曹仰首而語以顯使吏
箕踞談笑旁若無人豐叔本儒雅不樂吏職及見其窳如
此不能堪常稱疾不入署強一往歸輒遷怒罵詈僮僕如
是久之無所發憤請告去歷燕齊趙衛之郊度淮涉大江
徧游吳越逾嶺觀韶石留廣州一年浮湘而歸又客於江
漢所至妖僮曼姬絲竹雜進肥肉大酒淋漓酣嬉窮極愉
樂必厭乃去如是又久之大困不得已還京師則髮種種
纔四十頽然如老翁獨遇飲酒平時意氣猶在藹集必醉
醉益自豪巨觥一引輒盡時或大笑叫喚悲歌泣下座客

起避之。余傷其志之衰而憂其年之不永而果然也。悲夫。甚哉士之不可以才異於眾也。才與命之不相酬久矣。一不得志。至侘僚以天。其生豐叔之才。乃其所由死也。嗚呼。亦其命矣。夫辭曰。

爲礎不以垂棘兮。章甫不可以爲裳。有李梅而冬實兮。或中夏而實霜。維四時之大信兮。庸乖整而失常。非夫人之爲咎兮。余甯能以不傷。

吳南屏湖北按察使貴陽唐子方先生哀辭。

嗚呼。自粵賊亂徧天下。朝廷患兵不足用。餉不足供。而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賊之人。則兵與餉猶可無憂。蓋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習頹壞。人材遂靡然不可振發。事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才能之人。亦何世無之。或棄置不用。用矣。又或顛倒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

能爲以死則將誰咎哉今自兵事數年一時殉難之君子
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其行事若貴陽唐公子方之死所
竊悲焉公往以名舉人爲縣令湖北以才能發聞游陟滿
翰 先皇帝末年公被知遇最隆未久卽引疾以去蓋以
與制府意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
有爲公意獨以爲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
昌東下官軍旋入之 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務
公乃聞 命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以二品銜
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初抵武昌
也賊方在江西而聚兵田鎮以禦公策欲犄之湖口督撫
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之在北路者數千人
自河南敗走楚境公帥兵迎勦之麻城殲之幾盡未幾田
鎮潰公往來戰賊江上復黃州以便宜退軍遂被 旨落

職仍委勦賊當是時 朝廷所倚辦賊實爲寶慶江忠烈公而侍郎曾公方募勇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兵止陸路未能制勝乃多造礮船盛水軍東下約總督吳文節公及江公俟軍集同勦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死於廬州吳公與公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又獨以水軍才數十艘所請給皆爲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學臣青麀實交劫促迫之則公之不得展其才用何足怪也此余所以歎夫有人而用之未竟或顛倒錯亂以死而非盡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始方被任而決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事多沮撓不如意不肯自摧辱及是以賊亂之亟感憤復起卒又困於人以死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硯於廣州蓋明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樹嘗承公命作夢硯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爲一時

偉鉅人前。世忠賢當藉以發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乃授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舉人炯。旣獲歸。公喪以書請爲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辱公。知又在京師。與公子遊久。乃爲其辭曰。

公不出兮。人愁公旣死兮。增憂事難爲兮。才竭人實不足兮。又重之以敗謀。氛江漢兮。血流我舊治兮。邦州騁臯辭兮。余馬主恩厚兮。氓命我投忽。摧沮以死兮。天也。誰尤旗波靡兮。鷄散鼓不集兮。孤舟公昔侍父兮。南海父有夢兮。硯寶公收蓋忠靈之授死兮。固有異世而相酬。開天門兮。鞭駟蚪望黔陽兮。下鄂渚以來游。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

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
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
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
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願心竊隘薄時賢以爲文必
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
是文之大阨也而余聞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
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
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
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
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
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
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
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首其才俊偉明達固

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贊郎
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爲兮大馳獨爲文章之人兮世安賴
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儼耶其又
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吳南屏吳雲臺哀辭。

吳雲臺之歿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余來京師
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雲臺也雲臺爲人狀貌才氣皆
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雲臺亦厚自負既
屢躓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旦遭逢至大官立功
名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雲臺才實高爲歌
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今諸子不論也惜
其以貧故顛倒所爲不得一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

自顧惜蒙世之訾詆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
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
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余在瀏陽旣爲詩以哭之又欲爲之
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爲哀辭以卒余交友之義且見
雲臺之梗概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下以羸嗟若君之
才貌兮胡不究乎公卿絕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資
兮翠台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於
南湘兮翳惟君之才名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
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慌惚而難明思甘載之遊處兮自嶽
麓之始盟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以遐征人時命固難
知兮終溘死而無成豈骨禘之不侯兮覩犀角之豐盈文
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之

所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視宿草而涕
傾已焉哉君已死其蔑有知兮聊此辭以當銘